

金聲玉振集

九

081
34015

震澤紀聞

金聲玉振集

洞庭王鏊

宋學士濂洪武中以文學承寵渥最久後以老
致仕每值萬壽節則來京賀上與宴恩數尤
洽一日與登文樓樓峻陟級躋焉上曰先生
老矣明年可無復來濂稽首謝至明年萬壽節
前數日上曰宋先生其來乎盖忘前語也久
之不至曰其阻風乎使使視之江口不至曰其
有疾乎使使視之家濂方與鄉人會飲賦詩
上聞大怒命即其家斬之已而入宮上食孝

慈命左右寘蔬膳於側 上問后何爲食素曰
聞宋先生今日賜死故爲蔬食以資冥福 上
感悟遽起命駕前雙馬馳赦之曰不及罪死會
前使阻風錢塘江得稍延後使至則已榜至市
矣宣詔得免久之孫慎獲罪復執來京將殺之
后復力救曰田舍翁請一先生尚有終始濂教
太子諸王可無師傅之恩且濂居家必不知情
乃免邇之四川憇某寺寺有老衲高僧也濂與
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爲自
以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於勝國時嘗爲官

乎曰編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

王行字止仲少有異質而苦無書聞門徐氏家
多藏書乃傭於其家主樂肆每出藥帖習書殆
徧主者見之問誰書者曰藥肆中博士也召問
之曰汝欲讀書乎命樓中取書數帙授之數日
問之響對無窮者主人歎曰吾家有書無人讀
若欲讀無書乎乃命至樓中恣其觀覽三年不
下樓主人命家厚給之忽一日辭其主人曰書
讀已徧矣且往仕乎主人曰此豈求仕之時哉
行曰虎穴中可以游戲遂往南京主於武臣家

爲其教授父之武臣見上上恠其識進曰汝

豈遇異人乎武臣因言其塾師朝夕講論因召

見之語不合賜死

一云主於藍玉家
玉反誅亦坐死

李徵臣楊州人元翰林待詔洪武中不肯屈家
屬盡死終不屈乃謫戍寧夏永樂間有丁某者
爲學士爲上所重時時召問曰少從誰學丁以
徵臣對且言其德學上不令知也即遣使取
至京入對稱旨上問丁欲見汝師乎丁叩頭
謝即出與相見且欲官之徵臣對曰臣於洪武
中旣不受官則今日義不得復受上曰然則

若欲何如曰願還行伍曰朕旣已召卿何可復從戎乃遣還家曰臣已無家可歸唯吳中有一故人曰盛景華願依之景華乃館之家遣其子弟從學久之謂景華曰吾將與君永訣何以處我景華曰先生若不諱當殯之先人冢傍徵臣厲聲曰朋友死於我殯將復歸之也予無歸者尚何殯焉景華謝曰某言過矣當葬於先人之傍徵臣曰得之矣抗手相謝而逝今其塚猶在盛氏先隴

徵臣即姑蘇志所載李幹字貞臣事詳志中

詹徽湖廣人爲都御史性殘忍嘗奉命與懿文

太子同錄重囚太子屢欲有所出徽爭不從間以言于上上曰彼所執是也太子因言治天下當以仁厚上怒作色曰埃汝有天下爲之太子惶遽自投金水河中左右遽入水抱持者免死解衣而救者皆死太子從是得疾語皇孫曰我之死徽爲之也無忘我讐他日復與皇孫錄囚問死囚當加何刑曰斷其手足遂叱徽曰汝罪當死速即此刑

姚廣孝吳之相城人也少祝髮爲僧常從高季迪諸人游工詩善書洪武中以十高僧分賜諸

王廣孝得燕府旣預靖難之功封太子少卿終
不冝留髮常賜宮人二人不能辭逾月猶處女
也 上乃召還之蓄一巨雞每雞一號即起朗
然誦經常治水還吳有王光菴先生者名賓高
士也廣孝與有舊詣之閉門不納再往復不納
三往乃見之曰渠曷爲此事終不冝出仕廣孝
嘗肩輿過閭門見酒望書甚工問誰書乃一少
年召與相見曰若相當貴能爲吾子乎家何有
曰唯老母與妹少師見憐願以身事乃辭其母
復來廣孝迎之曰惜也年不甚永官止四品歸

以見於上曰此行得一子 上爲賜名曰繼使
侍東宮讀書於文華殿後廣孝復以使事歸途
中得疾抵城門不入命其下爲幄曰 上將來
視已而駕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唾盂且問有何
言廣孝以手加額曰泐季潭在獄久願赦出之
即坐中使人出季潭則髮已蓋額廣孝復以手
加額謝數日駕復至及薨繼訃於 上上曰汝
父死有何言曰願陛下厚恤臣家 上大怒曰
汝父平生與吾語何嘗及私家乃遂繼使使至
相城取其弟姪來京賜第金帛充溢然二人皆

農夫愚騃特甚 上嘗憶廣孝言爲僧者與家
絕不復顧其家且邏者於其家徃徃得帖亦云
乃復還二人于家繼於 仁宗初召爲太常少
卿謁告還至張家灣卒年四十二廣孝之先自
汴扈宋來吳家相城世業醫父曰震卿廣孝初
名天禧幼白父曰某不樂爲醫但欲讀書爲學
以仕王朝顯父母不則從佛爲方外之樂至正
間年十四遂出家于里之妙智菴名道衍游學
湖海刻意爲詩文過古作者洪武四年詔取高
僧以病免八年詔通儒學僧出仕禮部考中不

願仕賜僧服還山十五年 孝慈高后喪列國

親王各奏乞名僧歸國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

舉道衍等三名 太祖親選道衍住持慶壽寺

參應 太宗於潛邸廿有餘年禮遇甚厚後有

詔取赴京已而還之 太宗靖內難賓于幕下

即位授左善世官已而曰道衍有功於國宜蓄

髮加以官爵時年已七十二賜今名并冠帶朝

服陞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六年往蘇松賑濟賜

玉帶廣孝雖官于朝仍清淨自居 仁宗朝以

廣孝配享 太廟

景清陝西真寧人洪武末進士第二人爲翰林
編修慷慨有才器擢爲副都御史文皇渡江
至金川門百官皆出迎拜於江次清植立罵不
已乃徐責之曰且不說爲天子即爲親王若敢
爾其罪云何清復罵不已乃命左右抉其齒且
抉且罵頃之近前若有所啓則含血直噴上衣
乃命醢之罪及九族久之上晝寢夢清入繞
殿追之曰清猶能爲厲耶乃命籍其鄉轉相攀
染者數百人謂之瓜蔓抄其村至今無人焉
王朴陝西人也初名權洪武中爲御史性戇之

數與上爭曲直上怒命斬之反接至市曹
有旨赦之反接還見上曰汝其改乎朴曰陛
下以臣爲御史豈可戮辱至此且以臣爲有罪
安用生之無罪又安得戮之臣今日願速死
上復命反接至市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
聽之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朴臨死作
詩云云行刑者復命上惻然問朴死有何言
以詩聞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況詩耶行
刑者數人俱坐死蓋上惜其才欲折其氣實無
意殺之也

隆平侯張信初爲北平指揮使時建文疑忌諸
士忌燕尤甚密勅信擒以來信意未決日以爲
憂而不敢言其母問之曰子何憂之甚也信曰
兒統軍以千萬能無憂乎其母曰吾觀子之才
統御有餘汝憂非此也子其語我信乃屏左右
言曰今有勅取王爲之奈何母驚曰是不可也
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亦非汝之所能
擒也汝不聞爾父之言乎蓋其父常言王氣在
燕分也信聞之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勅令
趣之信艱然起曰何太甚乎乃啓欲見王不可

又啓不可三啓終不可乃乘女車徑詣王府求
見王素忌信見其挺身來造乃入之信拜於床
下王佯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然有事當以
告臣王復曰我真有疾何不也信復曰殿下不
以誠語臣今朝廷有勅令信執王王果無意乎
信當執以獻如有意乎當以告臣王見其誠不
覺下拜曰子救我一家之命呼爲恩張乃召姚
廣孝共謀靖難語未幾簷飄瓦墜地碎王以爲
不祥不憚廣孝曰祥也王罵曰子又妄言若此
何祥爲廣孝曰祥也天欲易黃瓦耳謀遂定

王璋河南人永樂中爲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爲不軌者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非爾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爲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臣請任之曰若用衆幾何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奉勅以臣巡撫其地乃可遂命草勅即往黎明直造王府王驚愕莫知所爲延之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告王謀叛臣是以來王驚跪璋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諭王事將若何舉

家環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顧求所以釋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唯公教之璋曰能以三護衛爲獻可無事矣從之乃馳驛以聞上喜璋乃出示者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而散於是令其下爲微行有司有貪酷者處以極刑人情震讐歸省其母其母爲具坐中以本州知州爲託璋曰公法不可私也頃有丐者至母以餒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餒獻璋即丐者也璋曰雖吾詞亦當如此其母自璋去遂卧不復言亦不食三日從者以告璋馳往跪問母終不言